

黑色幽径系列

2

[英] 阿伦·弗莱温·琼斯 著
林铮 译

鼠疫坑



21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21st Century Publishing House

黑色幽径

鼠疫坑

[英]阿伦·弗莱温·琼斯 著
林铮 译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21st Century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黑色幽径 / [英]阿伦·弗莱温·琼斯著;朱曾汶,林铮译.

—南昌:二十一世纪出版社,2002.8

ISBN 7-5391-2114-9

I. 黑... II. ①阿...②朱...③林... III. 儿童文学—长篇小说—英国—现代 IV. I561.8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45245 号

Original title: Dark Path—The Plague Pit

Copyright © 1998 Allan Frewin Jones

Original edition is Published by Macmillan Children's Books, London

黑色幽径·鼠疫坑

责任编辑 方敏 汤荣

美术编辑 黄震

出版发行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南昌市印刷十二厂

版 次 2002 年 8 月第 1 版 2002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mm×960mm 1/32

印 张 6.75

字 数 100 千字

印 数 1-6,000

书 号 ISBN 7-5391-2114-9/I·508

定 价 60 元(全 8 册)

(二十一世纪版图书凡属印刷、装订错误,请随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

追溯历史的奇径(代序)

赵丽宏

人类的历史,是一条七彩斑斓的长河,它从遥远迷蒙的地方流过来,由远而近,由模糊而清晰,源源不断地流到今天。现代人类对历史的了解,主要的途径还是通过书籍。书像一扇扇洞穿岁月的窗口,使我们从中窥探到历史的某一个片断,甚至浏览一段早已逝去的漫长岁月,使我们认识很多生活在过去岁月中的人物。

而关于历史的书籍从何而来?毫无疑问,这是无数孜孜不倦的探求者和思索者辛勤劳动的结果。他们可能是历史学家,是严谨的学者,也可能是对历史满怀兴趣的文学家。所有著书立说者,其实都是历史的讲述者,只是各自讲述的角度、内容和方式不同。对那些既介绍历史知识,又引人入胜的书,读者永远持欢迎的态度。英国麦克米伦出版社 1999 年推出的系列小说“黑色幽径”,便是这样一套书。这套丛书共 8

本，依次为《柳条人》、《鼠疫坑》、《不平静的坟墓》、《鬼飞行员》、《毁船打劫者》、《染血的石头》、《修士的诅咒》和《鬼光》。

这套书的作者是一个有着丰富想像力的作家，他以别出心裁的方式，把读者引进古老却新鲜的历史，引进一个个陌生而又趣味十足的天地。这套小说和历史有关，其中涉及的历史，从远古时代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内容极广，它们不同于历史教科书，不同于戏说历史的民间野史，也不同于以讲故事的方式向读者介绍历史的小说。小说中的主人公，是四个少男少女，他们利用假期参加考古活动，在考古过程中，遭遇种种惊险的奇境。面对历史，他们不仅是好奇的发问者，也是兴致勃勃的探求者。他们以独特的方式楔入历史，和过去的年代融为一体，亲身参与了历史，观察了历史，感受了历史。在小说中，时光的隧道不时在四个少年面前展开，走进去，他们便能在瞬间进入过去的岁月，侦察到早已消失的历史奥秘，使悬浮在现代人心中的疑团一一化解。他们以奇特的方式越过时间的隧道，在历史和现实之间作奇妙的漫游。荒诞的故事，不可思议的情节，似真似幻的场景，展示的却是真实的历史景象。跟着他们的足迹，读者能走进遥远的

世界,回到早已逝去的岁月,和千百年前的人物作种种交流。这样的情节,当然是作家的创造,是幻想的产物,但它们却有真实的历史作背景。

小说并不是全景式地向读者展开历史的画面和重大事件,而是通过剖析一两个鲜为人知的故事,或者对一种民间风俗的考察,将遥远的历史场景重现在人们的面前。譬如《不平静的坟墓》,向读者展现的是英国历史上著名的“圈地运动”,中国的学生在学世界历史时,必定也涉及到这段历史。然而对孩子们来说,课本中的介绍不免枯燥无味,无法在心灵中留下深刻印象。《不平静的坟墓》并没有正儿八经地向读者介绍这段历史,也没有以历史学家和社会经济学家的观点分析这段历史。小说中,四个孩子走进了一个两百多年前的废墟,无意中发现了当年的一个扑朔迷离的凶杀事件,其中有一个失踪后下落不明的姑娘。四个孩子历尽艰险,将历史之谜一层一层剥开,使隐匿了两百多年的真相水落石出。而在考察古老庄园废墟,探索当年地主和农民之间的恩恩怨怨的同时,读者对圈地运动是怎么回事,也有了形象的了解。另一部小说《柳条人》,考证的是英国历史上一种古老的祭祀仪式,为了祈求风调雨顺,在“五朔节”的仪式

上，曾残酷地杀害童男童女作为牺牲。这类可怕的迷信陋习，世界各地都曾有过。在一个小镇上，四个孩子以不可思议的方式亲身经历了可怕的“五朔节”祭祀仪式。从野蛮到文明的历程，延续了漫长的千年时光，而在小说中，这样的过程浓缩成短短的几天，甚至只是稍纵即逝的一瞬。小说中不时出现的幽灵，并不是宣扬迷信，而是孩子热情和意志的升华，是幻想的产物。这些时隐时现的幽灵，为小说增添了很多趣味，使情节更吸引人，他们在故事中常常充当向导的作用，把四个孩子和读者一起带进历史。

以这样的方式介绍历史，在我的印象中，还不多见。对中国的孩子来说，读这样的书，不仅能使他们了解英国和英国历史，更有意义的是，可以启发他们对历史的兴趣，以及懂得了解历史，探求历史真相的方法，也可以激发他们的想像力。小说中这四个外国孩子，他们那种求知精神，那种锲而不舍探索历史真相的科学态度，那种为探索真理不畏艰险的勇敢，值得中国的青少年学习。

目 录

追溯历史的奇径(代序)

第一章	污秽邪恶的地下世界	1
第二章	疾病蔓延	16
第三章	醋味浸透一切	25
第四章	丧钟长鸣	33
第五章	威尔·希利亚德附体出现	45
第六章	汤姆发疯	54
第七章	瘟疫	69
第八章	伦敦大瘟疫	79
第九章	凶兆之鸟	88
第十章	阿嚏! 阿嚏! 我们全都倒下 ...	100
第十一章	夏日阴影	114
第十二章	一罐防疫水	123
第十三章	愿上帝对我们大家发慈悲	136
第十四章	鼠	147
第十五章	昔日毒药的再现	156
第十六章	杀人医生	168
第十七章	蕾亚援手	181
第十八章	布卢德沃思医生	192
后记		205



第一章 污秽邪恶的地下世界

“哎呀，这大概是我生平遇到过的最令人作呕的气味了！”蕾根·范德林登压紧嗓音尖叫。她用食指和大拇指捏住鼻子。

“不要这样大惊小怪！”楼梯上的汤姆·克里斯马斯在她身后说，“往前走。你挡着道了。”他随即闻到地窖的一丝气味。“噉——！”他用一只手遮住面孔。这一次他不得不跟他的美国朋友——蕾根——的意见一致，这个地方的臭味太重了。

“这是什么气味呀？”当臭味冲入弗兰姬·菲茨杰拉德的鼻孔时，她震惊得呼吸急促起来，“理智健全的人怎么能够待在这下面工作？”

在四个朋友里，汤姆的哥哥杰克·克里斯马斯是最后一个走下石阶到地窖里去的。那股令人难耐的气味向他扑来。“没有人说过，考古全都是阳光和玫瑰。”他呛出几声干笑，“但这确实



有点过分了！有谁带着防毒面具吗？”

在地窖的中部，一个人影从长长的一堆泥土后面站起来。这是一个年轻女子，长着短短的金发、明亮的蓝眼睛和乐呵呵的大脸。她身穿肮脏的旧衣服。脸上沾着脏物。她露齿一笑。

“喂，你们好！”她向上面的来客招呼，“你们准是达里尔的朋友。”

“我敢说我们就是，”蕾根说，手指仍旧捏住鼻子，“你是蕾亚吗？”

“完全正确！”年轻女子说。杰克猜想她一定有十八九岁。“你们也许会发现，这下面有点臭味。”她多余地补充一句。

“你这么想？”蕾根说。

蕾亚微笑的嘴咧得更开了。“啊，你们已经注意到了。对不起，我看我应该早点提醒你们一下。如果你们能够忍受这种气味的話，就下来吧。”

四个朋友鱼贯而下，进入地窖。他们个个穿着防雨外衣。这是一个闷热的八月的日子，可是在上面，突如其来的一场雷雨使街道变成一片汪洋。他们的头发湿淋淋的，雨水滴进眼睛里，走下楼梯时，身后拖出一条水渍。刚才躲开了瓢泼大雨，他们感到很高兴，直到遇上这种恶臭为



止。

地窖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房间，四面是粗糙的砖墙。地窖的顶上是一排宏大、肮脏、维多利亚时期的排屋。穿过天花板上的沉重的横梁，他们看得见上面为蛛网和陈年积垢所覆盖的地板。地窖的地面铺着混凝土，但足足有半间的混凝土已被挖掉，现在那半间的地面比其余半间要低大约一公尺。靠着一面的墙边，垒着一大堆泥泞的黑土。

“别担心，”蕾亚说，“你们会习惯这种气味的。过一段时间，你们就根本不会注意到它了。到目前为止，达里尔给你们介绍了多少情况？”

“不多。”汤姆说，一只手始终紧紧捏住鼻子。

蕾亚提起的达里尔，名叫达里尔·佩珀，是个十八九岁的小伙子，性情古怪，这四个朋友——圣科拉姆学校考古俱乐部的成员——跟他已建立友情。

考古俱乐部由一位教师——廷克夫人——管理。达里尔以前是圣科拉姆学校的学生，曾经是考古俱乐部的成员。尽管眼下他跟俱乐部很少联系，但他对于考古学的持续不衰的激情，把杰克、汤姆、弗兰姬和蕾根吸引了过去。廷克夫

人认为,自从达里尔离开学校以后,他的有些观点已经变得有一点过于奇特了。

这四个朋友也是这样看,但他们有理由相信,奇特并不一定是错误。当然啰,他们没有那样傻,去对廷克夫人这样说。就学校俱乐部而论,他们和达里尔的关系完全是非正式的。

几天以前,达里尔告诉弗兰姬,就在他们居住的市镇上,在利奇福德,正在进行一次有意思的挖掘。本市的大学管理这项工作,并且像往常一样,他们在整个工作结束以前,是严格保密的。四个朋友也知道,经常困扰考古现场的问题之一,就是脚步笨重、手持金属探测器的业余爱好者。那些毫无学识或确有学识而随心所欲的人,把文物糟蹋毁坏,甚至据为己有,这是屡见不鲜的。

例如,秘密传闻某地发现了罗马钱币,那些人就会像兀鹰一样在周围盘旋,等候官方的发掘工作在晚上停止,他们就可以进去掠夺。

眼前的这个考古现场,看来不可能挖出像罗马钱币那样引起轰动的东西。这个场所位于一个近代的工厂下面,时间可以上溯到中古时期。这是一家制革厂。这个情况是在修理排水管的时候为人们知晓的。达里尔获悉这个消息,是



通过他的朋友蕾亚·皮克,她是一个考古专业的学生,正在挖掘现场工作。

他曾提起,弗兰姬和她的三个朋友很想去参观一下。蕾亚确知,负责此次挖掘工作的保尔森教授不会允许外人参观。因此,她便答应四个朋友一次可以说是内部参观,时间是星期六上午,挖掘工作一般不进行。

就这样他们来到这里,往下瞪着那个黑色的坑,但愿他们已把鼻子留在楼上,留在雨水里。

“好吧,”蕾亚说,她断定汤姆回答“不多”,就是说达里尔要让她来提供详细情况,“让我把我们所了解的情况向你们详细介绍一下。首先,你们大家都知道什么是制革厂吗?”

“它是一家把动物的皮制成皮革的工厂,对吗?”弗兰姬说。她一直在她的家用计算机上做一些研究。

“不错,”蕾亚说,“我们认为大约十三世纪或十四世纪时,这个地方是很兴旺的。”

“对不起,”汤姆说,“为什么它在地下这么深的地方?那时候的人总是把工厂放在地底下吗,还是有其他原因?”

“当时工厂不会在地底下,”杰克说,“几个

世纪以来地平面一直在加高。”在两兄弟里，十三岁的杰克对于考古学的兴趣更大。刚开始，他的十二岁的弟弟来参加考古俱乐部的会议，仅仅是因为他们两个人任何事情总要做一起。可是近来的一些事情使得汤姆相信，考古学绝非他想像中的一门枯燥乏味的学科。远非如此！

“是的，说得完全正确。”蕾亚说，“人们往往把垃圾倾倒在房屋背后，经过千百年那些垃圾会渐渐堆积起来。当时还没有收集垃圾的措施。”她莞尔一笑。“人们只知道把垃圾从后窗倒出去算数！然后不管出自什么原因，那块地可能会废置不用，直到有新的居民来，把原来留下的东西铲平，重新建造新楼为止。这种现象叫做地层形成。所以呀，随着现代的地平面的逐渐升高，年代较长的遗迹就下沉得越来越低。”她露齿一笑，带着担心的表情。“对不起，我这样解释清楚不清楚？”

“非常清楚。”弗兰姬说，她抬头望着污黑的椽，“这么说，这座房子是造在制革厂的废墟上面啰，对吗？”

“嗯，有可能吧。”蕾亚说，“但在十四世纪和十九世纪末建造这座楼房之间，时间上有一段很大的空档。可能还存在过其他建筑物。保尔森



教授正在查阅本地区的测量记录。”

“那么，你们发现了什么？”蕾根问，她朝那个整平的黑洞窥视，蕾亚正站在那里，“我看这个地方相当泥泞肮脏。”

“的确非常泥泞肮脏，”蕾亚说，“制革厂的泥土一般总是这样又黑又黏。我们找到的东西你们是料想得到的：牛蹄和牛角。按常规说，不会有其他骨头；屠夫把牲畜的皮送到这里来以前，会把其他的骨头取下来。皮就送到制革厂来，把牛蹄缚在长杆上。”蕾亚意味深长地看着他们，“你们要我讲述整个过程吗？听上去有点令人恶心。”

“你就讲下去吧，”弗兰姬说，“我们不怕恶心。”

“好吧，是你们要我讲的，”蕾亚说，“首先，要把皮上的血和粪便，还有屠宰过程里使用的盐全都洗干净。通常都放在本地的小河里去洗。”

“啊，很好，”蕾根说，“很卫生么，哎？”

“我想换了你的话，会把皮放在厨房里的水槽里去洗。”

“不，”蕾根说，“我根本不会洗。我会使用塑料来代替皮革。”



汤姆瞪着她说：“你的话实在太可笑了。塑料还要晚几百年才会发明呢！”

“是的，不错，”蕾根说，“但那只是因为他们忙于制造皮革忙不过来了，明白吗？假如他们抛弃皮革，我看，有人老早就会把塑料发明出来啦！”

“你这个笨蛋！”汤姆说，“我从来没听说过这么多的——”

“汤姆，”杰克打断他，“她是在逗你玩呢。”

蕾根咧开嘴笑了。汤姆对她怒目而视。她总是用这种手法。而他总是上当。真令人恼火。她比他整整小了一岁，但每一次她总是占上风。这个害人精！

“不要理睬他们，蕾亚，”弗兰姬说，“他们老是这个样子。实际上，他们都喜欢对方。”

“走开！”汤姆大喊。

“不可能！”与此同时蕾根吼叫。

“我们让蕾亚讲完好不好？”杰克提出，他看着那个年轻女大学生，“这么说，他们在本地的小河里把皮洗干净。然后怎么做？”

四个朋友不理解为什么蕾亚笑得那么起劲，直到她继续作出解释为止。“那些皮洗干净以后，上面就洒上小便，使得毛容易去除。”



“对不起，”蕾根说，她举起两只手，伸出食指，“我没听错吧？”

蕾亚笑着说：“没听错。”

蕾根闭上眼睛，浑身颤抖，说：“好。好。好。我能够忍受这个想法——勉强克服。你说下去。”

“然后把毛刮掉，”蕾亚继续说，“再把皮浸在大桶里，里面装着热乎乎的狗粪或鸟粪，或者浸在混合液体里，里面有发酵的大麦或黑麦，加上陈啤酒或是小便，作为特殊的有奇妙作用的成分。”

汤姆禁不住放声大笑。

“假如你们认为这个地方现在气味难闻，”蕾亚说，“那你们就想像一下，当时工厂全面开工的时候该是什么样子吧。”

“我宁可不去想，”弗兰姬说，“周围的人们不提出抗议吗？”

“当然提出啦，”蕾亚说，“按照现存的历史记载来看，大家闹得很凶，时间很长。”

“我不怪那些人，”杰克说，“嗯，我知道这大概是一个愚蠢的问题，不过，他们上哪儿去弄到那么多的尿——”

“我看我们不必研究这些东西，”弗兰姬很